

章次公醫術經驗集

趙樸初題



● 主編／朱良春 ● 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此子問極則在捨仙存真
因明古方印皮教之以辨
也吾國醫學發
在界際自史實居
唐兩代注重實驗

章次公醫術經驗集

趙樸初題



●主 编 朱良春

●副主编 繆正来 何绍奇 朱步先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良春 朱步先 朱胜华 朱建华 朱琬华 朱又春

朱建平 何绍奇 陈淑范 吴 坚 蒋 熙 繆正来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章次公(1903-1959),名成之,号之庵,江苏镇江人。我国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学家。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曹颖甫及国学大师章太炎。行医后与陆渊雷等合办上海国医学院,并任教于中国医学院。对药物与医史亦颇有研究。长期在上海从事中医教育及临床工作,解放后应召赴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兼任中南海保健工作,曾多次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看过病。同时,他又是最早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中医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本书共分三篇,其中汇集先生遗著,辑为“医论篇”;整理诊疗病案编为“医案篇”,“附录篇”则是门人和有关人士所撰先生之生平、学术思想及学习先生经验的体会。书中次公先生“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理念;“崇古不泥,博采众方”的临床实践;“革故鼎新,中西结合”的创新精神,一一跃然纸上。因此,本书或能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先生的道德文章,更好地光大先生的宝贵经验,以为广大病人服务。适用于各级中青年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医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阅读,也可作为高级中医药师研修参考。

章次公医术经验集

主 编:朱良春

责任编辑:张碧金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280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4375808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厂联系)

厂 址:邵阳市双坡岭

邮 编:422001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2002年3月第1版第4次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6.625

插 页:16

字 数:428000

书 号:ISBN 7-5357-2831-6/R·571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一

路
志
正

良师益友章老次公先生

——敬以此文代序

阳春三月，正值我国人大、政协两会胜利闭幕之后，顷奉朱老良春手教，言：“今年是先师章次公先生逝世40周年，弟等拟编写《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以缅怀章公之盛德，继承其遗志，……素仰阁下与章公有共事之谊，悉其学术、医德，故有此请也，尚祈勿却是幸。”捧读之下，感慨万千！叹岁月之悠悠，天不假年，弹指间，章老仙逝倏已40年。忆其音容笑貌，恍如昨日；生前对余之热情教诲，跃然脑际，缅怀之情，不能自己。特别是朱老从医六十载，学验俱富，为章老之高足，再传弟子遍天下，蜚声海内外，今寿臻耄耋——八十有二，仍不忘业师授业解惑，衣钵薪传之德泽，尊师重道之优良传统，由朱老为之继承并发扬光大，令人深为感动和敬佩！余虽不长于文，岂能以此而不遵嘱哉！

章老于1955年，应卫生部之聘，奉调来京，任中医顾问。余斯时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得以经常请

教，质疑问难，受益良多，与其说是共事，实是未拜师之私淑弟子。通过长期接触，深深感到章老中医基础理论雄厚，造诣深邃，临证经验丰富，撷英百家，学殚中西，以中为主，疗效卓著；毫无门户之见，富有创新精神；敏而好学，老而弥笃。他为人朴实，待人宽厚，持心以正，立身以诚，确是当代大医风范。兹略述一二以证。

一、根基雄厚，学贯中西，精专博通，全科医生

前人谓：“做学问，专精不易，博通更难，创新尤难。”而章老熟谙经典医籍，又善撷百家之长，对经、史、子、集、道藏养生、文学小说等有关医药内容，亦多涉猎。尤其对西医学识，更是认真研索，取精为我所用。但在临床上，全以中医药为主，辨证论治特色十分突出，这在《章次公医案》得以充分体现。

1. 脉案翔实：所写脉案，简洁明快，主次清晰，议论精辟，间引西说，与中医理论浑然融为一体，毫无牵强附会之感。立法、处方、遣药、理、法、方、药一贯。组方谨严，辨证论治井然，实开中西结合之先河，继承发扬中医学之有效途径，真可谓善学善用者矣。

2. 全科医生：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始有“全科医生”之议，而章老早在三四十年代，不仅专于内科，对妇、儿、外科更是精益求精。所治病种非常广泛，内科中既有难治之哮喘、肝硬化等慢性病，又有胸痹心痛、中风等心、脑血管病，更有黄疸、肺癆、疟疾、瘟疫等传染病；妇科之经、带、胎、产四大证应有尽有，其中崩漏可能包括现代医学之子宫肌瘤等在内；儿科号称哑科，辨治最难，而案中所治高热惊厥、肺炎、麻疹、百日咳，丹痧等急性传染病，莫不效如桴鼓；外科之阑尾炎、腹膜炎等急腹症，更是难以枚举。充分说明章老学识之渊博，医术专精全面，是一位名副其实之“全科医生”，精专博通。

3. 精究方药：中药是中医赖以防治疾病之有力武

器，方剂是前人长期临床经验按照中医药学理论，优化组合之升华结晶，历代一些医学大家无不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而章老对中药更是情有独钟，下过苦功。他不仅善用虫类药物，一些医学不常用之药如地枯萝、木槿花、荠菜花，甚至有毒之干蟾皮，用于心脏性浮肿；对阳实水肿，用控涎丹、芫花、商陆、续随子、将军干等峻下逐水药于一方之中，可说是胆有胆、识有识；阴水用真武汤温肾回阳以助气化，加葫芦瓢、舟车丸攻水以治标；治肝硬化用参芪膏扶正，地鳖虫、郁金、七厘散，祛瘀消胀而攻补兼施；汤剂常与中成药相配，治胃溃疡而用凤凰衣、象牙屑等散剂；慢性虚损证常用膏滋药等等，其用药之奇，配伍之妙，为一般医籍所少见，也是章老多年钻研本草，辨证用药最大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发扬。

4. 不囿南人体质柔脆俗说，而忌用刚药：元代·戴良，赠医师朱碧山序中说：“夫东南之民，体质柔脆，腠理疏浅……与北方之人异。”故一般认为：在江南治外感，宜桑菊、银翘等辛凉轻剂，忌麻、桂、乌、附辛温大热之味。可是章老治感冒，经常用麻黄加吴茱萸汤、麻黄附子细辛汤、桂枝加附子汤等经方，化裁应用；温病方更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足证章老治伤寒温病于一炉，达到出神入化境界。同时他对单方、验方亦很重视，如变通《镜花缘》小说中之通痢散治痢疾，真可谓善于“博采众方”者矣。

二、辨证详明，议论恢宏；医德高尚，大医精诚

章老任卫生部中医顾问期间，正值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创建，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开办，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筹备工作，百废待兴之际。章老积极参与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中医各项工作之开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业余时间，还经常为中央首长担负保健任务，但一般干部请其诊治亦有求必应，一视同仁。

1956年春，河北省卫生厅段慧轩厅长患慢性胃病，由该省中医研究院钱乐天院长为其诊治，虽见小效，而未奏大功。其脘闷、噯气、纳呆、腹胀、左胸膈憋闷、气短等症依然。因久慕章老盛名，拟请其会诊。恐其名气高大，请出不易，要余媒介。经向章老汇报，慨然应允，翌日下午三时，由钱院长和河北省驻京办事处主任开车来接，余陪侍前往。至后少事寒暄，即介绍病情及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疗过程。章老详为四诊，除上述症状外，尚有便溏、溲清，舌胖质淡，苔薄白、水滑，脉来沉而小滑，面色虚浮，两目乏神。诊毕，旋问进补、服药方法。告曰：“晨起先饮一茶碗参汤，半小时后早餐，隔一个半小时服汤药，间服西药。”章老笑曰：原诊断无误，立法、处方、遣药亦切中肯綮，其所以不奏大功者，实是进补剂型、服药方法欠当所致。试思厅长年高脏腑薄弱，胃之消化动力缺乏，而日进参汤、中西药物，一日三餐，胃中几无宁时，尽是液体停滞，阻塞气机，不符《内经》：“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脾喜燥恶湿”之生理特性，纵辨证准确，用药无误，岂奈脾、胃功能纳、化失健何？为今之计，建议将参汤改为参粉，装于胶囊，每服3—4粒，以少量水送之；中药汤剂宜煎后浓缩再微温分服，则量少力专效宏；一日三餐宜食馒头、面包之类，不宜尽用流质食物，或少量多餐，以减轻胃之负担。若是则纳化健旺，其消化功能自能恢复。更宜节食肥甘厚味及饮料，合理服药，尊恙不药而愈矣。语毕，大家鼓掌称善，连呼高明！段厅长是名老西医，对中、西医学都有所了解。不处方而使其心悦诚服，真是医学大家，名不虚传。

通过此次会诊，我和乐天同志有下列体会：①一般医家会诊，往往注意患者服药后之效果如何？不效则认为前医诊断有误，处方欠当，甚至评头论足，以炫己之高明。②即使注意服药方法，只限于病在下宜先药后

饭，病在上宜先饭后服药，而不注意剂型、服药次数和药量。章老却从一般医家所忽略处入手，找出不效之症结所在。充分显示出章老对诊断学之造诣精深，匠心独运，补前人问诊之不逮。③肯定乐天同志辨证准确，用药的当，既是对其鼓励，又寓有奖掖后学之意，使乐天同志从内心发出无限感激和敬慕之情，堪为后学之楷模。④余亦受到很大启迪，胸襟为之开阔，终身受益，大有“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为余在中医司从事技术行政、“团结中西医”、重视民间疗法等工作，起到重要指导作用；⑤余经常向进修生、研究生和中西同道讲述章老这次会诊过程，大家一致称赞其医德高尚可风，大医精诚。

司马迁有言：“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关键在于“变”字，而变之前提，是在继承前人成绩基础上，再业精于勤，广搜博采，随着时代发展而创新。章老在部期间，除繁忙日常工作和保健任务外，稍一有暇，即不顾年高体衰，手不释卷，阅读《金镜内合方议》、《中医杂志》等医籍，了解当时中医学术动态，孜孜以求，老而弥笃，是其成为当代中医大家之秘，也是其“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一贯主张。惜积劳成疾，过早逝世，使中医药事业之发展受到很大损失。

可喜的是，章老之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得朱老良春牵头，组织同仁搜集其遗著、医案，分别辑为“医论篇”、“医案篇”、“附录篇”（其中包括再传弟子学习运用体会之文章），内容较前更加丰富多彩，诚济世之舟楫，医家学习之良箴，年底出版，以广流传。章老人虽西去，而其大医风范永存，鼎新思想和宝贵经验，永留杏林，济世活人，当可告慰九泉。祝愿朱老健康长寿，为完成其先师遗志，弘扬其学说，走向世界；为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尊师重道”之优良传统，作出更大贡献。

1999年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怡养斋

序

二

徐
景
藩

余自 1940 年随父徐省三学中医，1944 年夏从朱师春庐继续学医。两年后欣喜借得章次公先生所编写《药理学讲义》，读之耳目一新，手不释卷，认真摘记。章氏论述通顺，崇古而不泥，参以近代药理，结合实践经验，确有独到之处，颇多创新之见，补本草医籍之不足，获益匪浅，印象甚深，虽未见其人而心向往之。

1947 年行医之后，时时参阅笔记，临证处方，思路拓宽，提高疗效。1952 年报考卫生部“中医研究班”录取赴京学习。由其弟子陆广莘同学介绍，于某星期日得幸拜谒先生。当时章先生受卫生部所聘，在京工作，在宿舍区三间平房内，章先生热情接待后生学子。先生爽朗、和蔼、风趣。来熟人诊病，认真四诊、处方，复诊者均述效良；登门数次，均有收获，毕生难忘。

1980 年，老友朱良春同志编赠《章次公医案》（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年版），喜读是书，更多精髓经

验。以胃病篇为例，案中如养胃一贯煎加山药、黄精、秫米；温通胃阳用薤白、菖蒲、萆薢、甘松等等；行滞止痛用灵（灵脂）丑（黑丑）散；制酸之法据证选加夏枯草、牡蛎、丁香、蚕沙、皂角子；“胃咳”用苏子、陈皮、川朴根、葶苈、杏仁、半夏、莱菔子等；特别是创用“护膜”治法，随证配以马勃、凤凰衣、玉蝴蝶、象牙屑、滑石、琥珀、阿胶珠、柿霜饼、百草霜、赤石脂等等，或入煎、或服散剂，对胃粘膜病损有显著改善作用，已为当今临床实践所证实。仅举点滴，以窥先生善于在继承中创新，别具匠心，智慧超人，堪为后学者之楷模。

值此章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朱老又编集《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佳籍，既有系统之医案，又有精辟之医论，并附录门人及后学之学习体会，对当前及今后中医药学术之创新，甚有参考价值，足以启迪后人，拓宽思路，提高治效。缅怀、敬仰之余，更庆贺是书之刊行，爰书数语，忝为之序。

徐景藩 己卯之春

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前
言

朱
良
春

先师章次公先生（1903—1959年）名成之，江苏镇江人。早年攻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在沪从事诊疗及教学工作，先生兼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国医学院等教职，并为上海中国医学院及国医学院创办人之一。先生讲课，理论联系实际，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受教者启迪良多。先生治学不迷信，不盲从，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提出“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治学理念，为研索中医，发展中医，对培育中医人才，继往开来，作出过较多的贡献。

先生学淹众长，自出新意；临证触类旁通，多有巧思；推究病因，细致入微；疏方遣药，不落俗套，针对性强；用量或轻或重，恰到好处，令人耳目一新，疗效卓著。本集“医案篇”共收集720余案，分内、妇、儿、外4科，56个门类，充分反映了先生的宝贵经验，

1980年刊印2万册，一销而空，各地读者，仍屡屡求索，乃重予审订增益，以应读者之需求。

先生诊余之暇，奋笔著述，编著《药理学》4册，论述药效，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撰写论文数十篇及《诊余抄》、《道少集》等，惜多散失，今仅搜得18篇，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略规先生之学术思想于一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生受聘为上海市卫生局中医门诊部特约医师，并兼任华东疗养院医师，参加高干保健工作。1955年虽然当时健康情况欠佳，仍毅然应召赴京工作，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兼任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师；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生在京期间，原拟修订我国《历代医籍考》和校勘《内经》，并总结疾病防治规律，为振兴中医药事业殚精竭虑，但不幸罹患肺癌，经多方诊治无效，于1959年11月6日逝世，怀志未能实现，殊为憾事。

先生是近代杰出的中医教育家、临床家、革新家，对中医药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了继承、发扬他的革新精神和医术经验，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的壮志，在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我们特汇集他的遗著，辑为“医论篇”，整理诊疗病案为“医案篇”，“附录篇”则是先生的门人和有关同志所写先生之生平、学术思想及学习先生经验的体会，或能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道德品质，更好地掌握先生的宝贵经验，为广大病人服务，这也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载先生遗稿多为四五十年代撰著出版，为保持原貌，文中剂量单位和数字未作改动。

本书承蒙全国政协赵朴初副主席赐题书签，原中央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及同乡前辈、著名书法家朱漱

梅先生赐予题词，中国中医研究院路志正主任医师、南京中医药大学徐景藩教授赐写序言，张镜人、何任、魏治平三位教授提供先生手迹、照片等资料，盛情厚谊，万分铭感。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同学费开扬、陆广莘、颜德馨、史惠甫、姚守诚、李树仁、翁绍和以及先生的子女章青、季和、月娟、鸿慈、兰兰、无忌、鸿远、鸿文、鸿志、鸿新诸师弟妹的合作支持，书此志念。

朱良春谨志 1999年9月

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怀诸师* (节录)

1995年冬，我看到卫生部一位领导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写的：“……把上海解放前最有影响的三所中医院校——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的发展史分别撰写成书，记录了上海中医教育前辈们创业的艰难，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三所高等院校，为我国中医事业的生存和发展，与当局的种种无理迫害，包括勒令停止办学，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三所高等中医院校，无论在创办时间、持续时间，以及培养中医人才数量等方面，均居当时全国的领先地位，从而在我国近现代中医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长期办学过程中，它们不仅造就和凝聚了一批中医教育家，同时培养和输送了众多的中医人才。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在全国中医界起了重大影响的名医和学者。中医前辈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以及他们培养的优秀人才和积累的教学经验，不仅为解放后重建上海中医学院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今天我国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作为老校友的我，看了这段话，无限感慨。抚今忆昔，促使我将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回顾重温。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当时诸多学术造诣高和海人不倦的老师的师生情谊，更是回味无穷。

其中，章次公先生为药理学教师，当时上课不多，只是临床实习时去他处。章先生早年就读于丁甘仁创办

* 原载《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6年6月

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曹颖甫及国学大师章太炎。毕业后行医上海，同时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苏州国医学院。章先生诊所设在上海菜市路，诊室为一间后厢，光线欠佳，常常开着电灯诊病，诊室虽不宽敞，但病人不少，且多为贫苦者。章先生理平顶发式，身着淡蓝竹布长衫，一种清苦学者之风，使见者感动。每诊病人，必细加问诊。章先生诊金收得很低，对贫穷者不计诊金，反而送医给药。遇重病大症多谨慎推详。用方博采，多能挽大症起危疾。章先生指导学生，常参照现代医学理论，并且主张“双重诊断，一种治疗”的诊治方法。他用药简练，主次分明，能击中要害。尤无门户之见，不论经方、时方、民间单方都应用自如。一次实习时，见他柴胡，用量超过常量甚多。他深恐药铺不能照处方配，就在处方上加注道：“此证柴胡用××，并非笔误。”并盖上自己的印章。其负责之精神，乃至于此。足见其医德之高尚。

何 任 1996年5月

次公先生逸事小记

——章鸿远答记者问

章鸿远系章次公先生之子，残疾人基金会总干事。本文是80年代初记者访问的谈话记录，节自《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简报》。由史惠甫提供。

你们问我为什么要来基金会义务帮忙工作，我想理由有三条。

第一，我父亲病逝前对我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没有中医的前途，也没有我个人的前途……”他勉励我们几个孩子都要跟共产党走。

我父亲是中医，曾在江南当时最大的一个中医世家丁甘仁开设的中医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先在难民医院从医，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不久，他便私人挂牌开业。国民党时代，恐洋、崇洋之风甚浓，在很多人的想法里，既然月亮都是外国的圆，那么药丸就更是西方的灵了。当局根本不扶持中医，任其在民间自生自灭。父亲还算好，渐渐在上海滩上站住了，并且有了名气。找他看病的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共产党人，通过接触和观察，孰是孰非，谁腐败谁清正，父亲心里有了明断。有一次，他去朋友家吃饭，酒酣耳热之际，漏出句：“国民党不亡，似无天理。”岂料隔墙有耳，第二天特务便扑上门来，盘问、恐吓、翻箱倒柜……还差一点将父亲关进号子。

建国后，上至毛主席、周总理，下到各地卫生部门，都很重视中医的继承和发展。50年代初期，国家为培养中医人才，创办了上海中医学院，父亲担任内科主任，还兼了华东干部疗养院的特约医生，参加上海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1955年，父亲调来北京工作，任卫生部中医顾问、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参与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父亲除为总理、朱委员长、邓总

书记、贺帅、叶帅、刘帅等首长看过病外，还给毛主席多次看病。

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父亲调京不久，用三剂药救活了垂危中的林伯渠同志。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同志，一天闲谈时对毛主席说：“卫生部最近来了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绝了……”接着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高兴地说：“我早就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主席感到身体不适，提出让卫生部新来的章老来给他看看。父亲去了，秘书将他引进主席的办公室，见主席正伏案批阅着什么，他请秘书莫去惊动，自己坐在一边的沙发上悄悄等候。过了一会，主席放下笔，抬头看到一个穿干部制服的人坐在一边，就问：“卫生部的章老来了没有？”父亲赶忙回答说：“我就是卫生部的章次公，是奉召前来给您看病的。”主席细打量了一会父亲，“你还不老呀，年纪也没有我大，怎么称章老呢？我可不喜欢别人称我毛老……”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态度十分平易、随和。

父亲生前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因患肺癌，经多方诊治无效，于1959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

第二，做人，应该“士为知己者死”，对吧？尤其是咱们知识分子。你们俩哪个学校毕业的？哦，复旦，有名气的大学。我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年毕业的，毕业后一直在中学当教师，现在教历史。在中国，多少年里，咱们知识分子、尤其是党外知识分子，被人信任、被人理解不太容易……

朴方过去我不认识。父亲虽然给邓小平同志看过病，但他不允许我们孩子去串人家的门。我知道朴方的情况是在1973年。这年，卓琳阿姨找我去她家。她委托我去打听一下全国哪个地方有治疗截瘫的中医，我才了解了朴方的情况。卓琳阿姨的神情是很焦急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嘛。吃饭时，小平同志也来了，这时他刚刚出来工作。我发现经过这么些年的磨难，小平同志的精神依然矍铄，心境依然豁达、乐观，他指着一盘粉蒸肉，对孩子们开玩笑说：“有你们妈妈在，我就不敢吃肥肉了。”卓琳阿姨应道：“不是不让你吃，你得爱护自己的身体……”女儿接着说：